檜山集

單

檜山集序

我東文獻盛於湖南而龍
埒爲多若丁檜山游軒兄
弟與思齋安公活滄李公
俱承趙靜菴先生道學之

淵源至行懿德蔚爲師表
旣同享于寧川書院又各
有印行文集而獨檜山遺
藁無傳焉只有感懷一律
入於游軒公所述譜序中

並白沙所撰墓表活溪所
記行蹟附見于游軒卷末
而止院中章甫咸以是爲
恨蓋嘗遍求之京鄉幸得
朝天一錄及嶺南諸詠於

李忠肅尚吉後昆字忠肅
於公爲宅相也又逸他處
拾得若干篇并以游軒集
所載者合成一卷將付剞
劂與諸集並行于世一邪

文獻於斯爲備吁其多矣
諸議遂以弁卷之文屬之
不佞不佞謝非其人而院
儒之千里繭足者尋焉其
請愈懇乃於疾病喪慽之

中略爲之叙其顚末嗚呼
公天資穎秀識趣高遠爲
學不以誦說爲事講究聖
賢之旨其事親也常如老
萊之供歡及其居憂哀不

時表又嘗於安老用事之
時路遇臺官面叱其不劾
巨慝嚴毅正直之氣足以
墜姦膽而竪人髮畢竟坐是
蹉跎於進塗其與游軒公

之所絶元衛寃死於乙巳
之禍者同其樹立不但家
庭間孝友之懿美而又於
安李二公之清名高節一
味流馨無可軒輊竊想夫

天使佑道無嗣遺唾之散軼而獨闢刊行者亦由是也然猶零金片玉率能不毀於兵燹今於數百年之後出自塵篋宛然舊蹟若

非鬼神呵護何以致此而
多士之竭力入梓以壽其
傳者亦可見其敬慕之無
窮已也噫以公所學之正
當世許以國器士林推爲

領袖而位畀年閱莫展素
蘊眞可見者獨此寂寥踈
編斷簡是何足以蓋公平
生而獨能使晩生淺學於
此予寫其纂讀益懷矜式

之謀則是集之行有裨世
教豈但爲一邦文獻之備
且多而已哉若其詩文之
淸健簡古皆有理致世之
具眼目者當有以評之非

余瞽見所敢妄論所可感
者嘗日觀周之行不可復
見於今而遷風下泉之思
覽此錄而益切況當今歲
是月字旨

崇禎後三甲申暮春也凝
川後人朴聖源謹序

檜山集序

古人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德苟立焉則之功也之言也不待立而自立矣昔在我

中廟敎稽山丁公與穿游
軒少而出入靜菴之門專
以篤學爲主而遠出身當
朝律己礎友極嚴正人不
敢干以私嘗以小行人敎

京師秋毫無所苟一行憚
肅焉兄弟友愛甚篤一生
同居一室其同堂異宮之
制至今流傳佐嶺幕時大
碩人卒于京第公以宗親

執藥餌爲之勸竟不勝喪
未春而卒以公才德早蜚
英明時宜大展厥施而未
免潦倒終於下僚可勝惜
哉公著詩文不止於此而

回年代久遠未孫收拾只
此若干篇留在篋衍故公
之旁孫丁士人竭力謀鋟
梓壽傳之道問序於余公
是先輩長德余乃後生末

學何可容易識筆字噫有
德者必有言言者出於己
而心之精者爲詩與文偕
畢齋亦曰文章由於經術
經術乃文章之根柢譬之

草木無根柢焉其何以暢枝葉焉禮華實孚往則公之學業經術承受於大賢門下兄弟服膺院宇焉其言之不朽而傳於世可保

吾起也是爲序

崇禎後三甲申夏末杞溪

俞㝡基序

檜山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自仁同縣八莒縣途中作

次星州八莒縣題詠

又

次密陽嶺南樓韻

次梁山郡清漢堂韻

次雙碧樓韻

次澄心堂韻

又

題昌原鄉射堂

入金海得二律呈仲望使君

祝文

檜山先生文集目錄終

檜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金泉驛途中 戊戌十一月十三日嶺南亞使時

歲律將窮霜霰稠遠隨陽鳥入南州多慚靑幕公孫後謾着周遊季子裘山向雞林猶古邑川歸洛水自長流勁風竟日吹征面豈閣應添朝暮憂

扶桑驛途中

嶺外驅馳去轉拒此身長惱憶鱸鄉天旋若木冬猶暖地近伽倻氣自蒼盤剥橘柑朝夢澤鴈飛洲浦似瀟湘蹇驢忽詠長沙賦日暮驚嵐撼客裳

伽川橋望伽倻山 廿七日

倻山西望欝嵯峨倻水東奔碧玉波客渡野橋何促迫僧歸雲境自幽佳峯淡雪竹孤擬僻秀谷風烟落日斜老去逸懷消未盡强留征馬一吟哦

留陜川見新客舍翼起齊天中可奔馬一賀其成又規其過 十九日

地圻河奔若拖紳河濵烟火幾千春關心塹溺民生苦勞裀庿無棟宇新歌詠忽增村巷樂驅馳聊見往來賓長孺一臥淮陽郡清淨無爲也未仁

留永川郡齋月堂次板韻 臘月初

齊次蕭然若壺氷岡頭高閣客來登寒槩江鎖千波響叢盡山稠萬疊稜傲雪竹松同保節尋灘鵝鴨好爲朋憑欄默對晨將暮勝致方知愜怏彌

次新寧縣題詠 初七日

十萬脩竹傍小溪奇巖層矗彌高低無端翡翠雙雙舞閒入深林自在啼

自仁同縣八莒縣途中作 十八日

天陰漠漠雪飄花北客南征路轉賒翠竹森森山後巷青煙細細水南家望雲眼暗寒生淚覓句魂消惱若磨范子清風無術繼追風終日感空多

次星州八莒縣題詠

南來怕見馬騑騑素鬢如何把一麾譬橋剖鮑思亦

徑早尋松桂好棲遲

又

白髮蒼顔聽又重不關於此　衰翁東奔西鶩成何

事長道空驚歲律窮

次密陽嶺南樓韻二十日

登臨身若上雲天碧玉湖光溢眼前千頃梨花孤鶩

外萬重螺髻落霞邊霜深老葉紅團錦露浥芳芷綠

鋪煙一入南中風景最暫將瑤瑟醉華筵

次梁山郡淸溪堂韻 二十一日

孤嘯堂前萬竹岡手枝野雀故相喧客窓半夜江風緊靜聽寒波鐵馬奔

次雙碧樓韻 二十二日

城上飛樓縹緲邊緣情還笑書心賢思颿緩對武陵勝骨奚如逢方丈仙臘盡蘿梢紛破眼春歸猶色逶迤天平蕪落日無聊賴翡翠悲鳴過竹田

次澄心堂韻 上一首和金先生宗直別詠忠節祠堤上之事而作 二十三日

不廢江河萬古流丹心化碧月東秋沉吟估畢懷忠句志士從前一樣愁

又

城下溶溶碧玉流南中冬景若凉秋行間翡翠從飛

疾解纜征夫萬里愁

題昌原鄉射堂 昌原即姓貫之地也詩意可見而曾入於游軒所撰譜亭文中

陽海前頭是義昌蒋遊人到久徊徨日下言壤請豈

限春田宿草露應香從雁笑地生民始欲感根枝發

後長鄉中父老多厖厚爭把壺醬夜已央

入金海得二律呈仲即使君此邑乃看露王遺

墟使君且有濡民之政故一以賀之一以懷古

二十五日

蕭蕭征馬路三千首露名區碧海邊欝翠峰巒紛拱揖蒼茫島嶼遠星躔天孫影響雲無迹神代衣冠草自芊弔古吟停還一睡夢魂騎鶴入冥然

又

馨香之治曠千年單父遺音聞爾絃擊皷屠龕功自別游刃弄鋼用何偏天昏眠犬柴門外日午呼雞棄樹巔憂王殿靈丹壽域邊氓邪久借和扁

次矗石樓韻 己亥正月初一日

孕靈凝秀擅名區江上新春靄畫樓淅瀝波聲宗海若巍峩山勢接頭流煙汀日晏鷗爭浴竹島風輕翠

欲浮自是天心萌動處擬看 玉澤潤南州

又次贈晉牧子任先生 初七日

飄飄鳧舃下瀛區秀句吟時聳玉樓揭上絶絃元古韻庭前舞鶴自風流苔封銅篆塵常滿春動江城喜已浮香案侍臣留豈久惠聲畫範嶺南州

次山陰換鵝亭韻

吟嘯飄然入洞天團成風景自神權直尋青鶴丹梯秘郁問山陰道帙傳江島解嘲煙火客嶺雲應笑往來鞭清浪白石春增麗斜倚危欄日暮邊

又

山勢頭流幾萬里天成佳景畫圖中丹崖松老鸛巢穩高　客登塵想空日暖庭梅紅錠綻春還江水碧藍濃風烟偶矚叅餘景豪態悠然爲脫籠

次東軒韻

烟生洞府失孤村千嶂重圍只一門石老江青春又到征衫擬拂試陵雲

在梁山郡齋即事十七日

擲欲舒時攳欲枝村童篩酒賀東皇陽回苦竹何增綠露潤枯蒲定不芳百舌如簧爭令節孤鴻矯翩去清湘客中清景空遲暮任向南天學楚狂

次東坡驛董中使韻 北京使行歸時作

坡仙一過世代隔雲飛鳥逝無蹤跡我來青霜楓葉赤沉吟吊古立秋色胸中闔闢弄陰陽人世篇章豈古今飄蓬風轉竟何定愧却林薄歸來禽故園松桂寒露濕着向南天懷竹笠固知内重窮亦樂酸笑非璞空哀泣登樓豈慣望夕暾百隊鴻鴈落澥門何年會得囊中秘帶覘滄溟　墩鶴堂若問西消息莫道愁吟只道寧

贈朴鍾城兼呈由太守

南宮舊選俱在會昆山實樹開塵目使君傑出百濟

地韋勢自擅誰與敵朴侯鍾愛雪嶽精鈞情托與珠與玉病夫早歲屛斂棄憶墻窺庭知退御相逢皆是越鄕人適會佳節中心 激覔懷共傾餘隶落王孫列席如京國寄語朴君如京師好向青冥張羽翮有人若問鴻濛事莫道關外逢病鵲

策

王若曰云云

臣對臣聞天下不能常治其人亡則其治熄天下不能常亂其人存則其亂革爲國者苟能遵先王之法而勿失則其人存而其治可無斃矣恭惟 主上殿

下灼見是理賜臣之策以齊魯尊尚之不能無後世之弊與夫我 祖宗規畫出治之亦不能無今日之弊降 淸問于度雖以草莽賤士俾得盡言臣有以見 殿下安不忘危聖不自居之盛心也臣雖愚昧敢不精白裨萬分一 聖策曰周公治魯止有所不爾者歟臣謂聖賢之道未嘗不一而聖賢之治未必皆同夫周公主天子禮樂之責以隆王化故治魯以尊賢之義倡天下之諸侯太公主天子方伯之任以正王法故治齊以尚功之法勅天下之諸侯此其所尊所尚之不得不異者也然賢者德之所存功者德

之所著周公之尊賢不惟尊所存之德而所著之功亦不得不尚太公之尚功不惟尚所著之功而所存之德亦不得不尊其所尊所尚只言一時之輕重夫豈懸絶而不相干哉聖賢之道未嘗不同者此也若使繼周公之後者心周公之心法周公之法親其親而尊其賢者一如周公之時則曾豈有微弱之弊繼太公之後者心太公之心法太公之法親其親而尚其功者一如太公之時則齊豈有簒奪之弊乎然則二國之不能無後世之弊實由於二國繼世之君不能心二祖之心法二祖之法故也是豈貽謀不臧所

尊尚之不得其道而然歟是可謂世主之殷鑑伏願
殿下留神焉　聖策曰惟我　祖宗規畫出治止
其道何由臣謂從古帝王能規定典章陶鑄大治啓
永世無疆之休則其為後世子孫者敢不兢兢以守
其位戰戰以保其業乎臣伏覩我　祖宗恢帝王之
心明帝王之道兼盡周公太公致治之法篤親親之
恩而九族得其和睦重尊賢之義而俊傑揚于　王
庭尚有功之人而才能争勸其功大化流行至於閭
巷之間亦能盡恩愛之道崇好德之風身趍於於變
時雍之域此無非　祖宗盡一心之德成帝王之治

其爲萬世之慮周詳徧至無所闕漏者也今我 殿下稟聰明睿知之資極仁義禮智之德纘承洪基夙夜憂懼九族已睦矣而益盡親親之道賢者尊功者尚矣而益盡尊尊之道治化大成顯于東土光于前烈守成之道可謂至矣而然猶存覆隍之戒慮日中之憂反謂 祖宗之治化或至今日不能無弊思得損益之宜增致孳由之誠使無萬世之弊諄諄於草野之儒愚臣伏讀至此頓首稱賀而揚言曰天下之至難成者治也天下之至難守者亦治也 祖宗艱難勤苦以成之子孫亦當戒勤恐懼以守之今 殿

下之言及此實我國 宗社生民之福也愚臣沐浴
聖澤之中不知某政之為今日弊某政之當損益只
率遵 祖宗永世無弊之道為 殿下言之恩昔太
甲嗣成湯之業伊尹之所啓沃者莫非成湯日新之
功太甲能守之繼是者亦能行之是以成湯之治無
弊而綿歷至六百年之久成王繼文武之緒周公之
所告戒者亦莫非文武无逸之事成王能守之繼是
者亦能行之是以文武之治無弊而享祚至八百年
之遠然則今日之所當急者實不外守遵 祖宗之
治而 祖宗致治之大綱亦在夫親親尊賢而尚功

在其中矣中庸之論九經親親尊賢爲之首斯二者豈特爲齊魯已而我古之聖帝明王之爲天下國家莫不以此爲要　祖宗之待是爲治者不惟法周公太公而已實　祖宗二帝三王之道也爲萬世之業捨是而不能爲始則欲爲萬世之無弊者其可捨是而能爲終乎伏願　殿下以　祖宗之心爲心以祖宗之德爲德親親之道雖曰至矣益致其聖心使一國臣民自盡其親親之道尊賢之道雖曰至矣益致其聖心使草野無遺逸之賢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使九經之道循序而各盡其極則　殿下之心

即我 祖宗之心 殿下之德即我 祖宗之德我
祖宗仗義之意雖至億萬世而求無其弊矣豈特
商宗之繼業成康之承緒而止哉伏願 殿下留神
焉 聖策曰其各悉心以對愚臣學不足以博古識
不足以通今何足以奉大對然言而不盡罪不容誅
臣謂君以賢而得尊其身國以賢而得致其安賢德
不登於朝則周公之治只親親而止耳尚何能致大
猷於魯乎功能不尚於國則太公之治只尊賢而止
耳尚何能成大業於齊乎是以古之帝王必以二者
為致治之要而又必以尊賢為致治之本伏願 殿

下寤寐思賢至誠無息終始若一則一德一行之士一才一藝之人咸得彙進於朝廷之上得人致治之隆將與成周同休而匹美矣齊魯小國之治尚何足言嗚呼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伏願殿下留神焉臣謹對

檜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檜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朝天錄

丁酉(嘉靖十六年)七月初一日戊寅余以書狀官隨使臣自義州城登途是日晴夕大雨風○昧爽余先至鴨綠江之上流按封船分下難子江黔同島二步遂乘舟沿流南下十里許泊黔同島日既晚一行之濟由難子者集島邊先點渡已畢薄暮余與帶雨越江過鵂鶹島狄江依南岸露宿夜雨霽

初二日己卯晴○詰朝南行過婆娑堡至金石山之川邊做飯先遣通事洪謙金衡等送人情布于湯站

余等尾行至寬得洛谷谷之西有山巉斷峻秀乃義
州西松鶻山也一名海青又過湯站轉而西南行
二十里許至鸞子巖洪謙等來督追至報指揮韓承
慶之語曰頃者謝恩使赴京時團練使失馬于賊子
即發徒捕賊械送巡按御使院馬既牽還義州係亦
知守謙曰淹留可詳顛末
初三日庚辰○在後者隨至水若小加則河路塞矣
是朝鳳凰城入情布賞去通事李龜貴澄等來報宿
昕守城都指揮吳哲副指揮馬世英各差官踵送下
程吳別末理中元使即封與之

初四日辛巳陰而灑雨○早行過杜嶺八道二河只一水縈曲數十里間與瓮北河別為三渡源遠而鋪底多大石又會分水嶺以南諸谷之水故滛雨之節流漲騰陵動至旬月八站阻水之患此三河為最日晩至獐項做朝飯送通事李龜指路甲士周仲昌等賫報差批于遼山關仍令倍道先往遼東又過通遠堡堡之設依山面海河與山総名龍峰又瓮北德二山抱西南矣夕宿于草河洞樓官亭前坪在昔聞諸人遼陽以東鴨綠以西空絶谷羯胡之鄉荒草四合蚊蚋撲面行者甚苦今觀之山原平廣土脉膏潤開

田野坦道路鷄犬相聞牛羊布牧居民疎寄與我西
邊大懸也有空字下起原字
初五日壬午陰而晴○早行過分水嶺至連山關
抱東西項管出入之譏村落七八餘屋棲在山阿不
知百戶所在也又過甛河高嶺𣛮子洞甛水站至青
石嶺夜雨
初六日癸未晴夕大雨○平明由青石嶺轉北而下
過顯得嶺狼子山至三柳河日已曛暮卽於河衲營
宿
初七日甲申晴○朝行過大小石門嶺從人指示門

嶺間有都督墓云乃高皇帝勲臣王祥墓也又過車踰峴石河兒至懷遠館館在遼城外二三里我朝鮮往來使命皆舍于此館方營繕千戶王彬董其役見余等迎揖問勞即辭去鎭撫康鎭亦來館余等即令洪謙問朝廷萬福訖因語及　皇太子冊封事答以未聞以下缺 鎭撫高崇坐罪家屬百戶宋臣其代也又問崇坐罪之由答曰龔學士使東時取巡按御使院外郎王洋等帶行西還後御使憑洋等跡聞頭目之在東崇偷銀盞指揮馬倫之伴人林明奪取遠接慶紙筒入紙指揮田祿竊洪謙衣服門子張越胡欽馬

朝宗又偷取臘燭等𥊘拿因崇十餘日杖二十五度

遂黜之杖田禄二十五度林明三十度張越胡欽馬

朝宗各十度皆用棍杖棍拿治重罪杖也御史史包

善其姓名也

初八日乙酉晴詣都司見官○是日早朝余等入遼

東城雉堞峻壯隍塹廣深閭閻繁夥物貨冨麗城之

西南東千山杏山等諸山環抱雄據形便控制山賊

為東北方砥柱也仍詣都司日晩掌印大人劉大章

三大人徐府會坐鎮撫康鎮等導余等就階上以次

入拜大人皆荅揖余等退立西壁進茶訖使臣令通

事車允成告曰天聞牛家庄以西水漲路不通願大人差官預往擺船護濟何如亭印首肯稱唯余等即拜辭而退又令洪謙賫咨文往呈御史察院及摠兵官布政司太僕分司閱馬司等處謙得聞康鎮王泮等言來告曰　天使四月十三日到遼東五月初四日起行初十日到廣寧留十八日六月初九日到山海關留七日到京日期未詳云進賀使南世雄阻水漲七月初九日僅過山海關聖節使趙賢範本月初六日到廣寧云

初九日丙戌晴而午雨在懷遠館○遣洪謙李守黽等

分送人情于都司諸大人及摠兵官等處二大人陳
善奉表赴京師未還劉徐两大人與摠兵官李景良
皆別求物產徵名責數此輩起行伍不可責以廉謹
然受重寄秉節鎭邊輒施好惡逞志於外國行人汙
甚矣
初十日丁亥在懷遠舘是日陰而雨○掌印大人及
摠兵官各差人送下程午後邀致康宋二鎭撫具酒
果慰待因與人情物
十一日戊子晴在懷遠舘○令洪謙送遺都司與摠
兵諸大人索物是日陳大人家亦送下程

十二日己丑晴赴都司宴享○兩大人俱會設樂進雜戲宴之先後兩大人率余等焚香設　御位各行向闕禮訖還懷遠館王彬在館督役即邀設小酌給扇帽乃罷令黃澄往八里站討車輛是夕徐大人送下程

十三日庚寅晴車輛未集留懷遠館

十四日辛卯自遼東起程是日晴○平明由城東底而南過八里站首山嶺至沙河鋪有二水帶鋪之前後皆名沙河又過長甸鋪到鞍山驛驛傍兩巖角峭秀東曰遼高西曰遼下遼高之後有千山巉嶭若東

戟然連接青石嶺幽邃清靈北方諸山之最勝龔吳
兩學士留遼東遊覩處也
十五日壬辰晴○過潼河八里河甘泉舖土河舖至
海州衛亦巨鎮也入東門轉北行出西城舍于驛館
十六日癸巳晴○至牛家庄驛令洪謙往語守堡指
揮曰聞站以西河漲願大人差人鳩船剌濟不通使
遠人得免枳滯實朝廷之禮遇大人之厚意仍遺雨
籠等物指揮荅曰敢不承即送夜不收二人于三叉
河督船聚艤于海子口日暮不報也
十七日甲午在牛家庄驛是日晴暮雨○詰朝馳遣

李總督船于河來報曰小船數隻已泊岸猶不濟即遣督之守堡官送雞酒之饋報以橐中所賫伴送李賚至自遼東

十八日乙未在牛庄驛

十九日丙申晴夜陰而洒雨○余等早出海子邉登舟沿下十里許至三义河河即遼河也合珠河代子河之水故名其河三河皆自泰寧之北發源至此合為一也直西北渡至越岸更入海子東北望荒草曠野彌茫數百里乃泰寧㺚子之居也自開州衛之東北築長墻濬溪壕五里而築墩臺十里而設堡戍西

南抵河上轉北而經廣寧之北接于秦長城之東以
禦不虞也自此牽纜泝上十五里許泊岸做飯海子
東西大原沉爲水府舟行畝疇鳧戲丘陵禾稼屋居
之蕩潑到到皆然舟子云今夏雨水之患近古所無
也又行至沙嶺驛西城之底日將昃舟人欲泊舟余
喻子衆曰行人之尺進尺退大有利害今行船無論
昏晝疾曳而上三日可到廣寧且夜久月當明舟豈
得住也人咸告之又有雨徵即撤入城舍于館守堡
官王沛送雞鵝酒麵之饋且曰近有欽差歷過欲得
貴國白粒支供也使臣即給若干曰恐擾上國站路

賫橐草甚未能優呈且承厚禮慙謝但食性異宜又所賫麻自給云只留雞首

二十日丁酉晴○平明行舟舟頭旋望四無丘坪直北醫巫閭山微抹天際若拖帶然南只千山數點露髻雲邊矣行過高橋淸泉平洋振武等堡至高平驛下陸將投館適三衛㺚子三十餘名先於此止住余等却寓宿人家

二十一日戊戌晴而暮雨○平明舟過腰站至盤山驛有斃岐黑之山爲驛之北鎭皆醫巫閭之東支也堡主張欽脩下程儀報以燒酒雨籠等物

二十二日己亥晴〇早朝行舟至潮溝浦下陸盤山
車騎已到矣過平甸浦至東岳廟廟在廣寧衛之東
阜面勢儼邃殿臺巍峨與北鎮廟東西相望也余昔
入中朝地境瀆於事神搆廟祠立塑鑄石或關王武
安王廟或泰山行祠觀音廟娘娘廟二妃廟名號不
一八九里間或設四五處數椽白屋之民亦莫不立
像以事至於親死棄櫬溝壑經歲不葬者頗多俗之
不臧類是由廟而西五里許到廣寧衛之南城城之
距醫巫閭僅十里層峰疊嶂屏擁西北雄占扞禦之
形高城深池物富人衆與遼東鎮相為聲援有犄角

之勢東北民生之保障也入由歸化門過泰安門鎮遠司監察御史劉文謨瓊林春色門進士張暘進賢門恩榮門進士坊僉事府至驛館方與土太將務排巡按御史司云又過都察院進士安永清連第門假宿人家都御史任洛太監王永按摠兵都督馬永家飲宴故通事未得見官

二十三日庚子在廣寧驛是日晴○平明令洪謙往御史都察院呈掛號關字又令車允成送人情于太監與摠兵官既而太監差官送下程都御史亦送下程日辛苦遠來從人處徧及之宰相知道余等追入

三字缺

稱謝揔兵遂下程目示硯與弓皃使臣荅曰軍官壽
帶弓一二張經雹雨筋角釋縫盡　棄硯當敬承
二十四日辛丑大雷電以雨○平明過指揮趙忠妻
左氏忠節門至四衛立四牌樓於街口南額以長安
日近北曰北鄙塵清西曰醫閭形勝東曰遼
又過舉人杜矩雉飛門繡衣場舉人劉德芳翀霄門
出南城之向日門又過揚威門演武場北鎮廟沙河
坂橋鋪蘆溝至閭陽驛有龍王保住分水望海諸峰
逶迤百餘里經薊廣寧十三山之北者通謂醫巫閭
此驛西門當諸山南故名閭陽又過新鋪榆林鋪窩

托舖至十三山驛東有山驛之北西南有胡盧套三首塞兒等諸山之連抱故名之

二十五日壬寅

二十六日癸卯

二十七日甲辰

二十八日乙巳 自壬寅至此欽

二十九日丙午晴在西河雙樹舖○至寧遠衛衛在立山虹螺山之陽永兒河又來繞城東北而注西之鈌冒南之青粮等山亦分起而虹螺三疊獨秀拔於諸山也余等入春和門歷城市出由南城門過講武

塲永兒河西至曺家莊驛
八月初一日丁未晴至東關驛○是日所歷水曰小
沙河大沙河陸曰中右千戶所城曲尺河鋪
初二日戊申晴暮雨○過六州河中後千戶所城雙
墩鋪至沙河驛有二總角頗慧來遊館庭招延之啗
蜜果與之筆柄仍問爲誰乃守堡官姚琢之子也琢
心感之送下程又寄一律詩以致其意又求和其詩
曰適意無南北相逢江海邊關山千里外雲雨一燈
前沽酒我同醉論文汝獨賢分襟在今日握手又何
年使卽步次幷面奉物送之

初三日己酉不雨而晴○過石河狗兒河至前屯衞衞東北諸山之層疊磔礫者皆自山海關而來鎭也又過石子至高嶺驛自廣寧至山海關數百里間有三衞六千戶所城九站錯以小舖衞最巨千戶所差小站又次之舖不過五六千戶或三四十戶凌河杏山以西山阿海濱土地磽瘠民居散落距長墻遠不過三十里近或十餘里長墻之外乃獿羯之居世爲邊患諸衞所城分據要害處虜小入則自扞大入則合勢禦之方甚密世適昇平狼烟不起然朝暮間竊伏荒草伺起而刼掠良民者頗有脅息民村危恐不

能私立門戶五六家或十餘家共圍一墻等候墩其
中早閉晏開以相保焉其皆樂與東八站無異也別
差防禦指揮河經守堡官楮獘皆送下程使臣令洪
譯語楮獘之舍人日館夫支供雜物豐甚是亦大人
之賜也不須更煩只留托盒
初四日庚戌晴〇明發而行過急水河中前千戶所
城淸水河老軍屯鋪至山海關乃長城東門也仰見
百丈粉堞翼起雲中凌跨萬里西北來高山峻嶺盡
爲城足金湯鎖鑰限隔戎虜得人以守雖百完顏哥
遲温當垂首貸息傾分稽顙矣始皇晚年心力只在

此城其威靈振蕩沙漠而積惡之極鬼憤人怨亦斷之患忽起築墻豈長城之罪也朝飯于海子外漢勝遠侯廟堂之側時未至晩牌仍留憩午後從車皆至余等即過東關橋至城底候時申末而開關左右兵威大陳華人云自主事王日免遇罟奸盗以後關之開閉輒陳兵爲永式也關門之内有鎭東門門北有鎭東公館乃兵部分司主事常坐譏察出入之廳也先使李寳洪謙呈遼東批文余等遂入就館廳將拜主事呂調羲姓名者只令行揖訖退立西壁歇茶又就前揖退休于東北第一關擺門之西主事即呼從

人姓名點入過舉人李伯潤門儒學門出山海衛之
西城延恩門舍于遷安驛
初五日辛亥晴在遷安驛○詰朝令洪譓送禮布及
帽扇米栢等物于主事往年於宋璘之赴 京也譓
隨行爲其時主事新承嵩修禮之後多少贈物咸却
之只留硯一面令所贈人情一受無遺前日之歸非
拳乱可知呂公朝廷淸選一操履若玆斯豈非士風
貪鄙術之不忌見之無怪之致耶又令車允成送人
情于守備指揮指揮蕭寶也差人送下程回請曰九
月初聞 皇帝幸天壽山朝中士大夫多求油巻欲

備兩具云給所索以送

初六日壬子晴○晨行過石河紅花舖烽臺嶺老河舖海湯河深河望海嶺至榆關驛驛丞劉雄來見問勞躬進茶飲已導排下程余等謝揖以遣隨送扇子等物又過馬坡頭白石頭恒山等舖大家河洋至撫寧縣南城由城外行過演武場五里許投宿蘆峰口驛

初七日癸丑陰夕驟雨雹待明而發○西行十里許望西南有大岳秀出諸山問其名乃昌黎山山之南有昌黎縣唐韓愈舊基猶在云夫人尚志修業一生

經濟之學不得施於世志士文人之歷過者輿喟數百載之下其無窮也已由山之北麓而西過蘆峰口舖蘆龍縣界雙王十八里八里䒭舖至永平府南城外又行五里許至灤河驛關城以西狄境漸隔民生樂業耕田鑿井輿居任䏊始見昇平氣像矣是日車輛落後

初八日甲寅晴在灤河驛〇 曾嘉仁送遺水精葡萄梨榅䒭杲即四奉扇子䒭物 曾字上缺一字

初九日乙卯晴在灤河驛

初十日丙辰晴〇日出而行六七里許至灤河永平

府西城底也源發極北會諸谷水爲大河來繞府之北城西 爲之泒南流十餘里復爲一河蘋洲奇石沙河荻岸烟對睞原縹緲隱映清麗壯偉又有龍山雙子筆架馬鞍峯等諸山遠近爭勢環抱江城之東北西三面作一形勝也五里間三渡河而屢陸西行歷孤竹君古墟居人樹小碣以表其地聞諸華士永平府東三十里有首陽山夷齊與孤竹君祠皆在焉知府春秋一臨蘋藻以薦之君生二子各禀聖德倘順長幼之序兄君弟輔其神明之化當不讓成周忽使二子奔避海渭之濱宗國影象泯沒三季誠

有國者龜鑑然二子當商末否我孟津之擧縱令繼
世而君孤竹其不肯宗周首陽之餓去留等耳但塞
塞宇宙浮生之雲消霧散三四十年間蔑無蹤跡者
不知幾千百億獨君附聖子名流諸不朽人至今立
廟時祀不替尚矣其有子也又過白綁店赤烽舖塞
山舖沙窩舖至七家嶺驛（冊字下缺一字 忽字下缺二字）
十一日丁巳陰而雨○朝過幻爺塚山新店舊七家
嶺馬坡頭舖新店坳榆舖蟠龍舖至襟子鎮店市肆
挾路日方午人物坌集幾不得行由店西北行又過
狼窩舖欽城坎舖板橋舖疾風甚雨雹大作人迷不

辦馬仍不進閘關十五里至豊潤縣之義豊驛車輛落後

十二日戊午晴在義豊驛

十三日己未晴在義豊驛○豊潤以西水潦猶漲車路不通云令李龜徃見知縣討舡隻聚艤于還鄉河

十四日庚申晴○日午出河上一行登載已了日將昃矣遂西南沿下十里許徃舟夕餉又下二十里許舟人皆告勞不肯撥舡仍泊岸寄宿舟中是夜月色如晝可數秋毫矣

十五日辛酉晴而大風○晨發西南下七十里許至

押紅橋自還鄉河沿流百許里閭兩崖烟樹積翠遠近村落潺遼運橋比戶皆是厦屋比河閭閻雲委店肆盛張旗船商舡之依崖者不知其幾也又南下四十里許日已薄暮矣令通事洪譜問水行程逢舟人皆不的知又皆其夜行沉砢載楫以示不行至一行下人咸欲止宿余立督之下令從舡無使落後張颿擬櫓西出小頃洪波瀰放通流大海四極無際涯適仲秋望夕團魄流光又便風從東北起舡徃如箭至田漁陽數百里程已在瞬息頃望見對操在蒼茫有無中慮是人家欲問水路指到其處數問白屋壁立

大漫中室宇之空已久又西向疾馳過三四十里顧
從舡散漫無歸處即下帆住舟狹簑間夜可子丑
行吁歷儘是村居畎疇覆没之患什倍三义河矣
十六日壬戌晴○平明舟過十餘里停楫以俟從舡
日晩齊到即行五里許入草橋之下流曳舡泝上四
十里許天陰月翳使臣謂下人曰昨夜行舟聽鷄而
止今日曳纜見星而泊嵩工勞極矣遂沉矴宿于舟
上夜久烟掃天淨雲流氷輪鴟鳴涉渚鴈呌霜空篷
窓吟嘯徹宵莫能成寢
十七日癸亥晴○鷄鳴行舟過三十里許東方已曙

又行十餘里泊岸做飯當午西風遂起折木飛沙波
浪振蕩舟不得尺進仍留泊薄暮陰霏解發風勢大
止犯夜挽上月星明槪水天一色舟子亦忘其勞矣
將曉至草橋河河在三河縣之西八里矣
十八日甲子晴○未明遂舍舟入三河驛討騎而出
入投館邑人口詒曰今年水災疇曩所罕縣以西五
氣濃瘴車溺馬陷決不得行莫若還下東南向海歷
天津衛河西務直抵張家灣進泊于通州之自河若
遭便風則二三日程耳與寸步尺進八九日間關泥
濘中勞逸自懸聖節使行槖亦舍車乘舟沿流南下

有日矣車允成洪謙等丙申初秋隨宋璘之行受詒於車夫偕嘗詐僞故力折焉

十九日乙丑晴在三河驛○清早使洪謙往告知縣曰車輛不齊今又滯行謝恩使不可緩願速差官督令入送知縣範德答曰大車元不彫雜載以騾驢及羌車可也且貴國銅挽欲見樣云即遣門子取去者了送還也又令洪謙送硯筆墨雨籠等物知縣領使稱謝即送下程範乃科第之人也

二十日丙寅在三河驛是日晴

二十一日丁卯晴○朝行過白浮屠舖泥窩舖夏店

馬巫岱鴈郊苛鋪觀音寺趙里鋪至通州之白河一（名白遂河 名東潞河）南里四十里間舳艫雲屯塡塞海口檣竿之立紛沓叢田西南諸路貢賦商賈之舡莫不由此河以達京師為上下公私之費通州據下上當要衝之地故物貨殷富為北方之甲也人云河之南二十里有張家灣又百里許有河西務戶部主事開分司扼其項譏察行舡之來往若山海關之鎮東館然也日莫渡河抵州之東城外之潞河驛館宇頹圮不修令通事往圖舍已立馬街上閭閻市肆之纏撲城外者亦可當大郡邑仍投宿廛肆中人家

二十二日戊辰晴留通州○是日聖節使通事金白
監官鄭蕃等來謁言八月十四日乘舡自三河縣草
橋河泝下今始來泊云
二十三日己巳晴○早遣洪諴李寶先往朝陽門呈
報單于宮官之司察者日晩起行入由舊城東門過
監察御史楊膺擺樓太僕寺丞張浩詔擺樓大運中
倉新城東門大運西倉出新城西門而行五里許至
永濟橋橋跨運粮河如虹之起橋拖之泝而達大通
河沿而下東潞河者皆由橋底出入焉又過觀音寺
東岳廟朝陽橋入由朝陽門過會同館僉事府至書

下橋橋跨玉河河出玉泉山東流三十里許入禁中
為金水河又東流出宮東城轉而南為玉河又南流
出京城轉而東為運粮河又為大通河橋西立牌樓
扁曰玉河橋過牌樓小西路北有公廨亦名玉河館
九夷八蠻之會朝者皆館于此也余等遂入就館之
西照進賀使南世雄聖節使趙賢範書狀官李乙奎
李禎等皆來會問 本朝萬福相勞慰畢問其舍匹
前到二行分寓東西两照諸衛撻子三百餘名散處
諸短連堆西短連空閑副使李尭私起菜圃于庭庭
北有崩頹長屋上雨旁風不可容卽令洪謙陳請于

副使速令修理仍借副使及序班等廳姑寄寓以俟
修理之畢副使乃會同館屬員而常在于此料理館
事者也余往 本國粗涉前史目歷代稱羨之言常
謂 中朝之待遇我使臣必加禮貌到今乃與犬羊
共閉一圈腥膻之氣襲體薰膚所見太乖所聞矣且
副使嚴朝莫之令申鎖卯鑰至小闥并閉雖一士人
或夐絶而不相從潑怪之迹問其由乃非朝廷本意
市井牙子及副使等適結上下操縱我國人不許擅
便出入私自通貨陰使利柄委於己也此實從前通
事等沉酣珎貨心迷目眩恣肆忌返至於奉 命使

人輒喪行撿者往往有之厭賤於華人耳目有素濫觴之餘市廛惡少輩投隙而自為隴斷之地其勢不得不至於斯辱耳

二十四日庚午晴　皇帝免朝余等在玉河館○是日序班李承華李時貞來館余等出迎揖各退于私處貢馬及方物諸卜咸至無落後

二十五日辛未晴在玉河館　皇帝免朝○呈報單于鴻臚寺在山海關聞　天子将幸天壽山今皆不實必守備蕭寶捧虛語詐取油芚也是日取鄭光濟一百三十五人如我國漢城試也

二十六日壬申朝見于大内是日晴而風○夜五更詣東長安門外待漏啓鑰而入過二層門又至于二層門門皆一門而設五虹門八造于二層大門乃午門門東西城上對設閣道四隅達四樓樓皆二層并北樓為五樓故又名五鳳門　皇帝免朝而三門不啓十二健卒雙牽六象而出軍威之陳于庭者亦皆散去唯大小官之辭朝見朝者僅七八十人留于門外序班李承華李時貞孫璧等引余等齒于外郎之後遂於御路五拜三叩頭退就光祿寺前喫酒飯外人之詣朝賜酒飯例也喫已還詣午門外三叩頭出

由端門過承天門之北對建三四丈圓石刻畫龍文
乃擎天柱門南對坐石獅俱極精工其南有五石欄
橋各配五虹門連跨金水河上幷東長安門內之橋
凡六橋也河自西長安門之墻至東門之墻可三百
餘步流直如繩階溲數丈五橋之南又對建擎天柱
柱南數百步許有大明門遂還出東長安門過長安
街文德坊還至河館

二十七日癸酉晴　皇帝免朝○是日詣禮部示坐
即還

二十八日甲戌晴　皇帝免朝○是日詣禮部時未

會余等候于空廊日晩尚書以下俱會各入别房不
出也進賀使通事朴長連告市于主客司郎中李
義壯曰　賫咨文藥材外無他貿你等只可進表
獻方物賀例而已更欲何等貿市耶即持告尚書尚
書答曰照例許市可也日午尚書與左右侍郎出坐
大廳諸郎位弁堂行禮分立左右有新擧人四子就
階拜謁而退李承擧等遂引余等於階上再拜跪李
實進咨文于使一外郎奉置尚書案上余等起揖趍
退于外又外郎自内復召入擧人等于堂上廳設酌
慰奬後具鼓吹新儀花其冠又以綵帛纒其身使遊

通衢令郎中主事等護行乃堂上親屬也凡舉人享
若不幸而至後榜則更不初試而直試之
階此為進取之路人甚榮之坐傍有一生於
素巾上着儒冠怪問之乃南方士人遊學國子者聞
父喪呈部出文字欲奔云詰之即曰典故大小負出
入着卒意經行永慶不復列士類云夫人始聞斬衰
喪當令崩之際整冠襟對衆人言貌亂止暇無哀戚
甚矣其失性也大抵　中朝喪紀大壞經行不覩被
衰戴經啗魚肉啜酒醴談笑自若已肆不疑人亦為
常道之不行民散久矣何足怪哉又有一總角過其

前甚奕秀心異之思招見未及焉迹之則浙東紹興
府人也七歲通經史善綴文才識絶羣知府以神童
薦進于朝廷曰命留翰林院以廣學問年　　丁亥
也余等之到京師五日李承華來語車允成洪謙等
曰本郎中所索咨文紙已賫不咨曰已賫矣但老爹
今在何地地勢嚴密奈無語得通何承華曰本公今
移他司且陰求之物豈可公呈俺暗傳也余不直所
為即致秋等縉紳日覽不見本萬所在今者又問諸
部外郎去春丁憂還鄉云諸郎位逆擧人遠街中時
各還司余等先詣儀祭司八拜階上主事陳蕘荅揖

郎退詣主客司將弁拜李義壯迎出楹外令只揖甚
恭遂退還玉河館西短連修理已畢即移舍焉卅日下缺
二字試之下缺七字年字下缺二字
二十九日乙亥晴　皇帝免朝○是日詣提督廳禮
謁主事事易寬其姓名也訖退就短連
三十日丙子晴陰而夜雨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
免朝令洪謙等詣禮部獻方物貢馬
九月初一日丁丑陰夕大風○余等與進賀　聖節
使書狀等就朝入詣午門外　皇帝免朝序班引臣
等弁御路班立諸藩羌酋之上三叩頭退就光祿寺

門外哭 賜飯訖詣午門外又三叩頭即還玉河館
典故外人在京師者只朔望就朝矣
初二日戊寅在玉河館是日晴 皇帝免朝○日午
吳給事中家人吳天定金恩等來語車允成洪謙等
曰老爹聞你等來到遣俺等問慰又曰皇華集何不
持來夏閣老要見大功且老爹還京師即奏題本二
度皆是溪奬貴國之事你等知否允成等荅以近日
到京師求見通報知老爹奏意使臣以下不勝感激
只恨無路致謝天定又曰朝鮮禮義之邦與㺚子渾
處一館殊非美意將夏有奏本請設一館以致甄別

之意且 宗系事曾與夏閣老言李閣老時分釋訖
也謙等稱謝且曰皇華集與翠屛山淸流壁等記
本國方鳩工鐫時未訖功延者冬至使來當奉進無
疑也
初三日己卯在玉河館是日晴而暮陰 皇帝視朝
○午李承華又來言咨文紙事欲持去令車允成咨
曰聞岑郎中已丁憂還鄉所賫紙不知所處承華曰
岑果丁憂但此非岑自求實張侍郎壁褁於前侍郎
謝丕家見咨紙愛其皓潔因圖請於岑岑即令我轉
求之今我持與張即來報云承華貪詐難信然事或

恐然而其勢亦難窮詰即援遣之

初四日庚辰晴　皇帝免朝在玉河館

初五日辛巳在玉河館　皇帝免朝○是日欽　賜

生羊及豕肉酒白粒等物

初六日壬午晴　皇帝免朝○是日光祿寺設行下

馬宴臣等與進賀　聖節使書狀等早詣于會同館

禮部尚書嚴嵩先入余等祗迎于階下少頃奉命太

監黃錦繼入又出祗迎即於階上隨尚書之後向闕

一拜三叩頭又入大廳就太監及尚書前再拜訖各

就東西宴卓優人與樂呈雜戲于堂酒行七酌而罷

臣等隨尚書復行向闕禮又就大監尚書前再拜退
階下祗送太監旣出門序班以尚書命促召通事來
進崔世瀛車允成等四人趨進而跪尚書曰汝國素
守禮義至誠事 大國王之表與咨文俱極美善昨
見龔壯元吳黃門皆言國王敬 朝廷純一無二至
小大臣民莫不誠心向慕云稱道不置事甚可嘉曰
顧提督主事易寬曰朝鮮禮義之邦何以待遇耶寬
僞答曰五日一次任他出入也通事等仍告曰小國
之事 朝廷自先世盡敬不懈故使臣之來朝 朝
廷特垂禮遇不設防禁任便出入五日一放亦非

朝廷舊典去　嘉靖元年間主客司孫郎中緣一朝細微之故擅變舊規始加拘禁實乖累朝優禮之意去甲午陪臣鄭士龍以門禁事呈咨文申愬于禮部禮部據咨題奉　聖旨朝鮮素守禮義敬事　朝廷比與他夷不同朝貢使臣許他自行欽此欽遵今則門禁比前尤嚴無異犍子肆我陪臣將欲呈文于老爹申理其事且　本國人皆知讀古書知大義而况使臣逐日蔑故下人固不得恣横今雖解禁豈至瀆亂乎望須老爹明正照舊施行尚書又顧易寬曰朝鮮之人須厚待如有遊觀處任他自行云寬雖朝遜

實與牙子分甘之人聞其言面有赧色唯唯而已尚書又以　朝廷待之優厚如是我國亦當加勉之意說與通事傳諸我等余等趍就致謝訖退階下祗送復進揖提督主事及精膳司員外郎許勉仁即還玉河館呈謝恩報單于鴻臚寺

初七日癸未晴而大風　皇帝免朝○是日謝恩于大內臣等偕二使及書狀等待漏東長安門門啓而入詣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即還玉河館令通事洪謙告市于禮部進賀使亦以門禁呈文事詣禮部尚書畏風不出通事崔世瀛呈于李義壯義壯持進

尚書尚書省過後書其尾曰照例施行
初八日甲申在玉河館是日晴而風 皇帝免朝呈
謝欽賜報單于鴻臚寺
初九日乙酉晴 皇帝免朝○臣等與二使等待漏
詣大內謝恩後出至東長安門內逢吳黃門洪謙朴
菁等跪謁吳擧手揮止之余等趨揖吳荅揖語謙等
曰得閑來見云頗有懷舊之容又令舍人追語長安
門外曰今於禁庭打話勢難從容從官倘有閑須圖
訪我俺輩出入已說了提督云而主事少無寬假是
日賜文武百官餻酒之饋吳公亦赴此會也

初十日丙戌晴而風　皇帝免朝余等在玉河館○是日邀致序班副使等設酌慰待使問日本國衣冠一依華制但未知祭服之制冠帶靴之樣衣裳物色之用昭昭詳說俾補未備承華曰文官五品武官三品以上色用大紅其餘皆青若紗綾段帛各隨節序冠則戴梁靴着朝雲帶隨本品若流品差祭則衣裳冠佩皆受出太常寺云使又曰西湖之勝例在八景其可得一壯觀乎答曰湖在都城四十里往觀斯非難矣且天地日月壇皆在十里亦可往觀日月壇
皇上創立始祀也

十一日丁亥晴在玉河館　皇帝免朝
十二日戊子晴在玉河館　皇帝免朝是日開市
十三日己丑晴在玉河館　皇帝免朝
十四日庚寅在玉河館是日晴　皇帝免朝○禮部移劄付于提督司許我國行人任他出入猶令序班一人押行然我行人越往異地無相知可來往從官等曰公幹或往禮部亦必詰難至力辨然後給標帖又令伴送牌子等領率呰騒羊然如日用蔬菜微物亦不能任便買賣縱無解禁劄時防制之嚴何以加此

十五日辛卯晴 皇帝免朝○是日清早令通事告
遊觀於提督廳即與三使書狀官等西過文德坊至
大明門外下馬步出正陽門門之南有門鎖之乃御
門其東西又有門人物之出入正陽門者皆由之余
等出東門轉而南渡正陽橋橋跨海子河乃玉河之
下流也一橋而四石欄分隔為三橋中為御橋橋南
有欞樓扁以正陽橋由欞樓而南十里許有三連虹
門相對於東西西為后土壇之外門東其天壇也虹
門晝閉而傍南開小門臣等由東虹門之傍小門而
入至道觀額曰神樂觀觀之南東又有虹門扁以廣

刹步由虹門之南挾門而入望見東北間松栢蒼翠
當壇殿閣軒翥其上閣之據北者祭天之舊殿壇之
在南者祀帝之新丘門之東二百步許至神路路之
階東小南築綠磚為小臺而虛其中乃祀畢燒膰之
處遂升階而造于壇之內門柱椽樑棟皆石造而施
五彩也序班李承華等三人與太常寺丞先至而俟
矣入詣于壇下其庭階內外徧鋪光石滑澤無縫不
可容足壇之制築青塼三層為臺而圓其形每層環
以石欄由中至邊亦鋪青塼如輪圓形數皆用九玄
碧金華之氣曄耀清虛壇之四方每層皆設橋欄升

由西橋至壇上其北壇外有二層小圓閣制極工妙亦覆以青瓦寺丞云奉安玉皇神主處也清高肅爽之界神悚不能久留即由東橋以下出小門東北而至一閣乃宰犧牲之典廳前有八面閣虛其項籠以鉄網乃神井之屋又西北旋至二層圓閣之壇外過栢林而西至于便門門鎖而傍有小門從而北出甜于門前寺丞煎茶以進余等亦饋以所褁酒果已序班等曰彼積翠中巋然之閣乃大祀殿祭天之舊處亦可往觀前導而行東有長臺緋於南北甚峻由西橋而上鋪石僉光澤小留面瞻西北三四十里間有

金山翠鳳玉泉覺山香山雙泉五華等無盡諸山龍
翔鳳舞環拱皇都供勝一臺臺之形上平而下峻北
高排於南俯視目眩臺下左右有二十四小臺設曲
欄小龕用石為制乃祀百神之所南海神天下神歷
代帝王神全字位牌置於臺上鐵龕皆閉不得覩也
入外門亦石制至于中門額以大祀由而入至大祀
殿殿閣階庭石欄石橋玲瓏輝瑩奇壯巧麗殆非人
世所覩身若在白瓊瑤裡行殿內鋪石光潔無縫隙
圓柱之紛立闕之處中者皆三把之材畫以萬葉金
花數可四十　高祖太宗配位連設於玉皇神位之

南東又對築日月星辰壇龕於庭之東西寺丞云先
代祭天神與日月皆於此闕今 皇上別築圓丘於
闕之南以祀天又壇祀日月於城外之東西此闕今
爲閑闕又聞之 皇帝即位後諸所創建宮樓亭閣
非一二數土木之役尚未絶然雇用民力民亦不甚
苦之云余等從闕之西隅閣道而下出內虹門至于
外兆老栢參天縱横周着軌成行列過栢林又至虹
門寺丞之直闕者請留進茶訖謝以扇把前後闕皆
丞也出門小許下人已來候即出外虹門還于
玉河館日已薄暮 暗字下二字

十六日壬辰在玉河館是日晴　皇帝免朝○吳給事中使家人吳天定問寒暄于三使送山西鄉試錄使接待以送

十七日癸巳以下缺

十八日甲午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

十九日乙未晴在玉河館　皇帝免朝

二十日丙申晴　皇帝免朝是日　賜上馬宴于會同館太監趙政奉　命也祗送後令通事告謁　聖于提督主事余等即與進賀使及二書狀官北過育賢坊五里許至此城之安定門未及門一里許東有

一洞洞之口起擺樓扁以國子監從而入一里許對
建擺樓於東西亦扁以國子監擺樓之北為國子監
之大門大門之内北見太學門不入而東又入一門
南有大門而北有中門額以廟門二門皆設揵不開
矣庭之四隅周起長廊徧立短碑于内毎式年刻進
士姓名于其上也入由廟門之西邉小門行四拜于
庭由東階升就于殿内五聖十哲之位皆如我國之
制但朱牌而金其字設龕而不設櫝一位書大成至
聖先師孔子四聖位書復聖公顏子宗聖公曾子述
聖公子思亞聖公孟子其餘諸子書先賢某姓名或

先儒某姓名爲異大殿之東南階下東廡之西建碑覆閣乃正統　皇帝御製也廟門内之左右甃碧塼爲小臺各五列置周石皷於其上矣出至太學門由東邉小門而入正北有彛倫堂其東西各有長齋分爲廳三堂扁額於上齋楹之上下三立虹門以通來往繩愆廳率性誠心崇至三堂在左博士廳修道正義廣業三堂在右二廳監丞與博士之所坐六堂亦皆有助教學正正録之官别設榻于堂之北此必一堂官各掌一堂教誨但師生案榻紛亂移置封塵一尺不見人影欲詢監中事未由也唯閭里無頼之徒

遠近趍隨到處成衆蜂千殿堂莫有呵禁喧聒不堪
留也彝倫堂閑閤由堂東轉而北入自後閤旋北壁
至堂中自弘治以後三聖旨掛于壁上皆崇奬學教
之意也堂北別立小殿及其門梁皆扁以敬一乃
皇帝親祭時齋殿也即出還過三擺樓至大興縣路
街進賀使氣失常徑還余等西過順天府貞節婦薛
氏聖旨旌門鼓樓而西數里許至海印寺都中大蘭
若也寺之東邊別有二三位佛宇其北起十二隅二
層之樓潟巧莫測臺前植數條老栢境甚清幽不栖
塵埃之氣又大池澤環抱墻外之北東西三面蘆荻

倚風高亭攄波若鋪黃羅眺遠近閭閻煙樹宮闕官
廨鬱翠隱映望之如畫圖亦一勝槩也少憩而出遂
入寺之東門至三大士閣序班李時貞孫璧來待已
久南出至正學殿乃寺之法堂也前至中門之內坐
留少頃孫序班備設酒饌來饋之傍有一年少生孫
之姪親將帖分置于前索詩甚切牢拒之曰與序班
力求不置日暮相挽不獲已書給出自西沙門而來
生追至敬謝過大澤石橋而南至宮墻之北又過北
華門東華門東長安門到玉河館日已酉矣呈謝恩
報單于鴻臚寺

二十一日丁酉晴而陰○是日　皇帝免朝臣等八
大內謝恩還于玉河館夜大風
二十二日戊戌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
二十三日己亥晴在玉河館　皇帝免朝
二十四日庚子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
二十五日辛丑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禮
部皂隷持郎中標帖來令明朝詣　闕庭受賞賜事
二十六日壬寅受賞賜是日晴　皇帝免朝○未明
入大門內坐俟于午門外有役夫百餘名或數百名
五六十名作隊擔荷而奔趍聯絡不絶問於人方起

乾清仁壽清靈等宮於闕內此其大者臺亭土木之細微者不知其數云又問新創與重修答曰三宮古有之嫌其窄小盡毁而改其制矣因問凡役夫有元定人耶曰本無發徒之例若有興作工部給銀雇用民力云有二漢共荷一竹籠來置于前問之乃諸閣老詣內李閣老舍人具食物候于外云閣老之尊自裹食物着頭肩荷而至百司之簡於口腹下人不受膏血之患推此可知矣當仰禮部員外郎馬從謙入來臣等進揖而退於他處即以次招給　賜物臣之盱受青段子三匹藍羅一匹紅羅一匹生黃綃二

匹青段子團領一件草綠段子褶子一件綿布一匹靴一雙毡襪一對使之所受衣服靴襪如其數段子羅綃布加一倍其餘正官所受如臣之所受之數打角只受羅衣三件靴襪各一對受畢還玉河館呈謝恩報單子鴻臚寺午後車允成洪讓朴長連等告提督主事曰龔吳兩學士欽使本國時俺等終始陪侍送至于江上兩老爹臨別曰你等早晚來京師須即尋訪俺等對曰尊嚴之地外人其何以得謁乎龔老爹曰天下一家彼此何嫌勿起來見云到此數月防禁嚴緊尚未往拜諸老爹必以俺等無誠信外人必

行當然也今日公幹　斯迫歸期得半晝寬放用
仲卑懇於門閽未知老爹意如何主事曰任汝往見
但次早有緊事理予無閑二十八日為當也
二十七日癸卯晴　皇帝免朝○跟同三使詣大內
謝恩還玉河館令李龜呈事完回還狀于通政
二十八日甲辰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東
允成等將往龔吳家告行于主事序班李承藝奪標
帖陰逕之易寬不知承藝中間舞詐立威行私之由
感其言謂通事等曰不許外夷私自出入至如回公
幹出入伴送牌子等領率載在大明會典況學士俱

是侍吏從事臣岦著露罪應至我令 朝廷法禁太
嚴前者之語悔其不察也承華貪詐無狀徵索三行
次殆無虛日至於欽賜食物及五日下程恣肆徵刼
太半拿去自顧所為通事等往他或宣漏所犯必陷
重罪其奔走撓沮使不得行以此也
二十九日乙巳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
三十日丙午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
十月初一日丁未晴夕大風在玉河館○先是外人
在京師者每月朔望必詣朝是日鴻臚寺以 皇帝
免朝不受報單臣等不詣朝

初二日戊申晴而大風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
○早朝遣李龜等往兵部請驗包車駕司主事黃訓與提督主事來坐于西照余等與二使二書狀遆入拜禮而退主事驗包先於二行遂來余等之所寓解驗一包餘只量數畢語洪謙欲見余等路中所製詩答曰萬里間關無暇製二公然之黃主事謂提督曰朝鮮禮義之邦相與推奬也

初三日己酉晴而風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

初四日庚戌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遣通事等呈辭朝報單于鴻臚寺吳黃門令門子通問使

臣送瀟湘竹畫扇一柄作長相思一章書于扇面曰
梨花香李花香江鷰來時春晝長王孫草又芳夢瀟
湘憶瀟湘雲水悠悠天一方鴈回人斷腸云尾書龍
津乃吳別號也
初五日辛亥晴　皇帝免朝○是日隨三使待啓鑰
入大內辭朝退就光祿寺前喫酒飯還詣午門外三
叩頭仍出至禮部告辭於堂上退就下廊俟郞官之
出將告辭通事來言曰堂上以本國咨文三道出給
序班李承華使賫去云余等望見承華果跪受而去
也令洪謙探問　大明會典刋畢與否於諸外郞皆

曰十三布政使撰報諸使事時未畢到未知何時畢
刋也在館亦問於序班等皆答以未知也日晩郎官
皆下司余等詣儀制司行拜又詣主事客司郎中李
義壯出迎令只揖不受拜頗加敬禮禮訖余等齊跪
使臣令通事車允成傳告曰堂上以本國咨文三道
不付俺等而授押行序班俺等在此咨文意未知而
歸誠爲未便且序班只往遼東咨文終置何處郎中
曰咨文三道其一門禁其一弓面子違禁買賣事也
其一藥材事而時未成牒序班持去遼東當授你等
也李時貞在傍言曰序班往付遼東都司都司差舍

人往朝鮮國直傳　國王也使臣復曰朝廷舊例詔書外雖勑書陪臣順便賫回况咨文乎今者俺等三人俱在京師不得受去不唯甚違前例俺等之回還將有譴責且鴨綠江去王京甚遠差人移咨從古所無郎中曰序班若歸則慮其貽弊而云然耶車允成曰非謂貽弊有違前例故云也承華曰然則不必強辯我當授你也余等出外車允成就前告辭郎中曰今此咨文你用心賫去若不幸剋落了不得事欒材咨文待成牒明明日你來受去車允成曰不小咨文本國即當照數回復豈有中間剋落之理乎余料之

此承華欲往義州勢難越境必以咨文中有申珣等
違禁買賣之言若陪臣受去當剋落中止之意誑吾
禮部禮部曰不察也前者傳聞承華護行余等曰欲
送至江上極力圖請於禮部且謂通事等曰俺今當
防護三宰相送義州　國王將何以待我云使臣預
教通事輩後若更發此言當荅曰大人防護使臣只
往遼東例也不嘗往我國雖往自義州去京甚遠我
殿下何得知之州牧使必從宜接待前日孫序班
過江時使臣預為馳啓者亦護衛　勑書及　欽賜
之物使臣不得不馳啓我　殿下亦不得不厚禮慰

待也今大人只防護我等使臣不當馳啓大人之歸
殿下亦不知之大人雖往恐徒勞耳以此日復開
說云今觀此事果然也余等還玉河館
初六日壬子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進賀使
南世雄等離發京師
初七日癸丑晴而陰是日 皇帝免朝余等往提督
廳告辭而出
初八日甲寅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聖節使
趙賢範等離京師
初九日乙卯晴在玉河館是日 皇帝免朝令金衢

往順天府討車輛
初十日丙辰曉洒雨而晴○余等自玉河舘起行出
自崇文門過崇文橋聖旨張瑾妻田氏貞節門藍田
場運粮河之閘波由河南岸而東又過永濟寺五里
許北見永濟橋而行歷通州之新舊城至潞河驛聖
節使車輛不齊留待未裝余等投宿驛前街賃房是
日自京城來見疲癃殘病貧寡無告之民連路呼乞
稽顙擊胸多出血喉焦燥不能出聲所持一瓢終日
空空或練習狗子教之啣瓢興伏拜跪乞於行人此
殘疾孤惸王政所先三季以下制民無産聽其自生

自養雖小康之世慣見溝壑之塡而莫之恤世道之
不能昇於大猷無足怪也
十一日丁巳晴在通州○吳希孟追寄絃纍小封二
大封一于東乞成使傳于鄭士龍是日賃房主孟鐸
字朝振請見余等出接設小酌曰給人情物鐸出四
隱掛于壁其一幅款歸次潞河贈孟朝振詩詩曰富
貴時易趁貧賤寡所回握手不敢顧患難堪酸辛曰
余自東徃三毒猶在身當時豪遊者轉眼成路人孟
君敦古義迓我於城闉通宵坐相笑慰此顛危身揮
淚送我行朔風吹黃塵及瓜得生還遂旅食依毗隣開

樽設華宴洗滄何情親執此一杯酒往事傷心神右
乃蜀人東巖徐文華作也其二幅昔我檻送過遼東
眼中親識誰能同反唇背面還相攻縉紳搆禍無終
窮路河晩次氣祲沴縱衡邏卒氣若虹傍人失色心
忡忡孟君仗義眞豪雄今之朱虔漢孔融殷勤館穀
禮數隆十年問遺頻相通幸承寬法成老翁嗟哉萬
事田頭空兔葵燕麥揺春風共君爛醉彈綠桐右乃
蜀人初亭程啓充作也其三幅曰人生富貴堪栖依
親疎不問親相知積感一刻遭阽危平時握手皆支
離海風卷地黃沙彌道路不用驚羣疑孟君高義邁

等夷見我三木囊胥靡掃室以娭食之麋衛卒相顧嗔且噞利舌不恤真瓌奇絶勝風塵負虎皮十年戍籍還瓜期延我途中淚交垂廉門客去誠堪悲複壁匿趙誰能爲世事回首夢一炊幸今曳尾臨青池青天有月浮雲墮與之飲酒贈之詩讀此真是勵風教非我喔喔懷所私右乃方山子盧瓊新交篇贈孟朝報詩也其四幅曰南渡過通州星霜已十秋人情冷暖別天道始終周昔去逢青眼今來共白頭看君多義氣須向古人求右乃洛川劉琦詩也回問所以繹曰此皆曩日御史給事中諸學士也去丁亥盧學士

於會坐中責張閣老孚敬曰公以大臣定國大禮若
是其顛悖爾骸骨安能得歸故鄉乎遂大肆詈罵
上聞之詔來午門外詰其凌辱狀對曰亂天下大禮
故臣果詆之　上大怒即命杖三十棍其餘三人皆
以瑣之執友亦杖之并寬遼東去春赦三人放歸田
里獨劉琦不蒙恩命武定侯郭勛固請并得放右劉
徃者論郭勛事涉叛逆有梟首之言勛不懷嫌怨盡
力營救琦論大之諸學士徃歸過河皆留寓此賃房
有相好意故贈詩而去云鐸又曰宰相在京師聞見
士大夫清賢者為誰耶令東允戊荅曰外人在牢鎖

中不出門閾安知上國卿大夫之賢否乎允成私語
曰工部温尚書仁和之清自在都中　鐸曰温尚書
果然戶部尚書梁材之清簡朝廷一人矣又有郭
韜剛毅峻潔不畏强禦人皆畏嫉故不得志於朝出
爲南京禮部尚書也又曰龔吳兩天使東行時荒醉
流連程廬諸公謂二人無行檢出使外國必辱朝廷
之體貌而歸云使臣曰二學士在本國不受一物
殿下力挽一日不得至今爲恨二公之簡潔我國人
皆思慕也鐸又曰徃時臺杠只四五回還之日數過
三四十不知所賚者何物乎唐壯元眞清白人也身

死之日家無一兩銀殯殮皆賴師友此人不可再得
也夕驛大備酒肉來饋而去
十二日戊午陰在通州
十三日己未晴至三河驛
十四日庚申晴○早行至草橋河水落河橋成由橋
而北過烟屯舖白家嶺舖古公樂驛白澗舖邦均舖
大柳樹舖演武場至薊州東城外又過鄉貢進士歐
信門龍石橋至漁陽驛北來山勢至此益高礫為龍
龍崆峒等山鎮州之東北西又西南走七十餘里連
接古城兔兒等諸山在三河縣之西北十五里間矣

十五日辛酉晴○過龍池河神山廟至議糧墩世傳唐太宗伐高麗時筭為疑糧也又過豐家橋別山舖洛山店枯樹舖至陽樊古驛日已西沒夜行二十餘里至陽樊驛在玉田縣西城外二三里矣縣北二十里許有燕山山之東有户林山古楊雍伯種玉於此山故以玉田名縣又名藍田也

十六日壬戌陰而風○過文廟適運昕而行入藍田門過孝子李茂旌門進士坊恩榮門進士王世康光啓門進士張經門出縣之東城又過漢種玉雍伯楊公神道碑雙橋倪河沙流河舖古永濟驛還鄉河至

義豊驛

十七日癸亥晴而風○侵晨而行至七家嶺驛

十八日甲子晴塵沙漲天眼不能開○行至灤河三河積草成橋橋過至李一致步雲門乃今秋擧人也又過進士杜謙恩榮門至灤河驛車輛至河邊橋危不能渡車子擔濟

十九日乙丑晴○早行至昌黎山麓日沒至蘆峰口驛夜可亥矣

二十日丙寅晴而大風○至撫關驛驛丞請見進茶

二十一日丁卯晴而風○侵晨而行至巷亭峴舖道

中逢冬至使柳世挵書狀玄璡等下坐于路左問
上體平安即相辭而行至遷安驛李承華舍于驛舘
余等寓人家聖節使亦留在于驛前人家待車輛之
落後矣令洪讓送人情物于主事及守備指揮家是
夕守備送下程仍求行器與油芚行器多被竊油芚
亦盡用皆以無有只給硯一面
二十二日戊辰陰而微晴○當午行至東北苐一關
擺摟前待晩牌主事病危皆不能出守備蕭實代坐
鎭東舘譏出入余等遂過犯夜至八里舖前夕戒轄
已畢晨而令一行待早牌而出關趙使自以先到關

後於我行陰懷不平且承華亦制之不得行以要已
利使及余詣驛館見承華力陳不可留之意日晩許
先行故僅得過關

二十三日己巳大雪○曉行風雪撲面陵谷皆平迷
失路門關數十里日晩艱到中前千户所止城外關
王廟前人家做飯仍留不發以待隨行之相失者行
至高嶺驛止宿

二十四日庚午晴而陰○夜至沙河驛通事車允成
持書狀先行是朝使臣語余曰趙使不快我行之先
發頗露形色且昨暮車輛已到矣我等若先行過沙

河驛進宿東關驛則似爭路今當晩發不可越站使
彼行先我東還甚合於事曰戒通事等不與彼行下
人爭車輛
二十五日辛未朝洒雪而晴○過東關驛至沙河千
户所入自南城門舍武安王廟之東公廨止宿
二十六日壬申晴○清早出東城之永和門過曹家
莊驛至連山驛聖節使先在舘矣
二十七日癸酉晴○趙使臣路得上氣證不能遠行
使臣謂余曰聖節使不調不能遠行吾輩先行不安
於心當晩發偕宿杏山累日如是可先歸耳余對曰

若證重滯臥孤館情當留着數日然行次各異勢終
不得不先行況今也路困感氣此證乃發見日而行
不暮而止自當調保追至遼陽也方玆冬節寒氣日
隆未及往少淩河則明日定不至十三山從此程途
漸差違平安軍馬自月初旬來待遼東凍餒之患至
為可慮行李恐不得緩也使然之侵曉先行過杏山
至小淩河驛
二十八日甲戌乍陰晴氷過小大淩河至十三山驛
二十九日乙亥晴而風○曉行至窩把舖日已曙矣
過閭陽驛至廣寧止于人家令李龜及伴送呈報單

于都察院及太監摠兵官等處摠兵適會咨不得見
官御史遂下程
十一月初一日丙子朝陰而晴遣李龜討騎子摠兵
官摠兵令家人持笠㨾木骨子偕李龜來言曰前者
國王寄惠縧笠甚精好但制度稍異於國俗此笠
㨾持送于 國王更望造惠也且求請我國鞍子囑
余并上達也是日過盤山驛至高平驛夜已深矣
初二日丁丑晴○清朝登程自高平五里後夏潦渟
聚尚未落水鋪大野馬不捷足一里之間四五蹶寸
步尺行或徒或騎夜幾二更至沙嶺驛

初三日戊寅陰而大風夜雪○令李龜金衛等領車輛追到遼東遂先行至牛家莊驛進賀使前日離發此驛從車三四輛猶在城中街矣

初四日己卯晴而大風○曉行至海州衛驛遆馬入衛之西城門過嘉忠碑亭繡衣坊武舉孫文會武高登門御史大夫甯仲升進士門出東城門薄暮至鼓山驛

初五日庚辰晴○早行至首山嶺舖聖節使團練使已來候矣余等言其路中得氣證未能越一站速至則八九日當到矣仍問吾輩軍馬之到否前二行軍

馬留待遼東將盈三朔兵使與義州牧懲其弊不能及期時未到也余等遂行未至懷遠館一里許護送團練使李董亦初到館指路甲士趙世康朱仲昌等來謁道左余等即就館進賀使至此已二日矣

初六日辛巳大雪以風在懷遠館○是日遼東諸司皆不坐

初七日壬午晴在懷遠館○進賀使發行是日令洪謙入城中摧見察院及諸司等官

初八日癸未晴在懷遠館

初九日甲申晴曉行朝飯于三桝河至三技洞村家

止宿
初十日乙酉晴○鷄鳴而行至青石嶺下氷路危阻由嶺之舊路而過至高嶺西麓做飯過嶺未出谷而日没夜深至連山關村家止宿
十一日丙戌晴○曉行夕宿于長淵村家
十二日丁亥晴○晨而行薄暮寓宿劉家峴村家
十三日戊子晴夕洒雪○至金石山夕聞南叅判丁憂慟若在己
十四日己丑晴○早行朝炊于婆娑堡川邊申時還過江至義州城

回還行程

北京至通州

通州至三河縣薊州等地

薊州地至玉田縣

玉田縣至七家嶺驛

七家嶺驛至永平府灤河驛

灤河驛至撫寧衛蘆峰口驛

蘆峰口驛至山海關

山海關至高嶺驛

高嶺驛至東關驛

東關驛至曹家庄驛

曹家庄驛至連山杏山凌河

凌河驛至十三山閭陽驛廣寧驛

廣寧驛至遼東城

西行記

西行戴星而行朝炊于顏院下大川邊網魚羹炙無滋味秣駒訖行到臨津登江亭四視上下其景趣多慰客懷仍中流南望有三丘勢相啟前後互傾江景最下丘尤勝巖下有釣磯可坐十餘人根在水中夕潮相盪轢安得與漆園狂士遊其上觀魚之樂耶曰

問舟子石壁去此幾何對以十里許石壁擅勝古有名稱抱遊賞之志有素千里迫征事實違心乘下流而不能泝上流是猶見形而不見其心可歎仍投宿東坡驛此郵名實由子瞻而得然未詳坡公之曾奉命過去與暫謫居迹自眼聞見之跡也壁上有華使王堂唐史諸公之咏皆托意坡公也此日有臨津濵一律次堂大人韻一篇(見上篇詩卷)夕炊草具齋蔬逸鰛繞行輒勞食不能下咽恐將病莫同素善漁抱網出前川未幾而還大鯽四小魚不知數炙其大烹其細甘美與前隔嘗嗟息曰之魚其味必不大相遠豈有

今嘗而夕甘乎不過烹炙之術前不致意後應加意耳魚尚然人亦莫不有裒斅學不學之差其謬不億回記于册以自警

清晨姜同年永世聞吾來宿于寺挈臺來訪仍導吾東南行暫歷其家從而入知吾憚酒只歆其從徒仍與偕過崔將軍故基潛歎其清潔歷政府頹已久文斯文爲郡事時歎其古意泯滅曰其址立爲鄕社今爲司馬所文君亦好古之士也達可夫子家址在于後平生經濟一生忠義直與宇宙雲山相磨雲山磨而爲盡夫子之道德忠義吾不知其盡耶抑未耶曰

過通都大市中紛紛擾擾庸庸昏昏復不知竟有何事而若是勞形役役反以爲自得耶想文忠之世大市中啾啾嘐嘐者亦異今日之盛而百歲之後百千巧僞同歸腐草烟燼而文忠之道德忠義獨爭先日月爲 聖朝搢紳之楷範立天地之男子其可安於市井兮而度一世耶都市中有孝子門東西橫對驚心問妻以實迹其孝也吾輩雖欲爲執鞭不能得也回至滿月臺徧覓到雲橋而還下滿月瞻星臺在其西嗟呼砌陛頹落古基松栢參天徘徊顧視雖異代之人將隕淚沾襟不知陽村諸老先生其何以忍見

離離之苗耶曰籍草援葛瞻歷故宮其址可方二三里想其千門萬戶盡爲雉兎之塲黍麥之田當其盛也卿士大夫尚不能到其間而樵夫巫女之倫成路於中遊觀之士其可以富貴窮賤存諸心乎中葉以上不可殫論李崔以後只有韓録事髙尚其事奎甫諸人奴事不暇行若狗豚其後李存吾獨何人也所消國巨瞻怒辛肆想其氣節屈原朱雲之類歟時君與之同事與牧隱圃隱吉注書諸公展布於此中則巍峩宮闕雖至今存可也樵豎巫童將望而不能近矣惜其疏斥諸老只令姦竪弁於此中終不免爲

聖朝驅烏魚耳姜兒亦不免懷土之習盛稱滿月之形勝吾亦稍解地理粗通沆瀣此都眞奇勝也山形水勢面面皆奇曲曲皆異雄深磅礴天作之境地理之形雖天下恐不能更得地經之說如武文信此都雖億千百萬豈有滅亡之期孱孫蹂棄正士親信姦回一朝　聖朝順天心從民望行湯武之事過此而後益信在德不在地之訓也回辭姜君行二十里許青石洞中泉石甚秀異秋深澗谷盡赤間以聚班斕耶受越江後二衙入府治任吾昌㐮與尹汝玉話宿浮碧樓托故不出來方覓扁舟欲孤吟泝流之際二衙

送酒肴與裝妓五人嫌其不閑靜欲送而勢不能信
棹北上行一里許有德巖甚奇恠詭詭之久忽有校
生洪崔二人踵至江濱因命泊舡登之逍遥徜徉風
景靈秀觸目令人輒忘身世經朝天石住舟探其迹
夕潮方生依俙見水中石形甚平廣也薄暮泊于碌
灘西舡搖不入永明寺主 陟青雲橋橋高與松京淪
月臺相適蹐臺登坐樓上畏風入洒虛堂開户而坐
通望不碍無異浮碧坐久圓月昇遠岸鷗鶴鴈鴨互
呌遠近洲渚烟織茫月初上光赤直射江中若億丈
丹柱攢立焉微風時吹赤氣散亂東北內外江水便

是一段紅色矣俄頃素月中天碧空纖塵掃盡水波不興如明鏡島嶼遠邇峰峀綮綮可指點就中勝槩不可形容直仙府不知丹丘茅洞清都等境能過此耶否金鰲所記有一書生清宵朗月往舟獨立其上回視慷慨庭吟孤嘯俯仰今古賦綠琴思美人卒乃遭遇箕家仙子吾目宵然自思所云一書生豈多有其高吟瓊章殆非烟火食者能到起亦贅世本仙風道骨淪精佳境奮嘯宇宙幾多歲月安知清朝朗宵援紫簫吹至訣之際不有羽人之儔引而進相與開胸臆悟奴盲也哉世儒有三惑自謂智者天地之理

無窮直以恠誕闕之其次謂本不有此事而敎其世寓其言如漆園之放又其次目見其書心信其實智者解之而終不悟三者之見實有銖分而及乎卒不知賛世之自遇真仙誠與青蓮泰岳蓮華奇還千古一轍則皆歸童見也惜乎非仙真骨去若有異人遊行斯境倘見欣然使夫獨行踽踽世無知已盤爍退矣吾將安適離堂去國流落天涯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敢言散襟無盡山河之景揮涕有限乾坤之中則又安知仙伯之有惻然者定不肯駕鶴乘蜉令與喬松葦浮遊六合之外哉恨其不獨賞也宵不

䏞寢

墓表

光州李使君尚吉甞治郡嵗一增秩通政有賢祖曰丁君諱熡字用晦事 中廟以孝友文學正直剛方有名嘉靖間年二十中司馬試三十二登第歷成均館典籍刑曹佐郎卒官慶尚道都事春秋四十四是歲庚子三月二十六日也其後六十一年庚子五月余駐節光州李使君授余以公行狀且言曰吾祖之葬於此道而吾爲宰於隣邑墓道不顯無以詔後甲子一周而子又來斯豈非有待歟子爲我誌之余以

不文辭不獲則謹取公門人丁君焴所撰行狀而為之說曰丁氏之先出於昌原其始有先純者仕新羅為大相入　國朝有諱旱雨以惇行孝友薦於朝授職豐儲倉副丞生諱暉典牲署主簿生諱世明四山監役官監役葬慕齋金先生安國誌其墓娶司議金壽亨女以弘治丁巳八月二十八日生公生而頴秀與羣兒遊斬然出等夷旣長就學不以誦說為事好古詩文不屑於程式及仕於朝治身莅事內外斬斬人不敢干以私嘗為朝　京書狀官不以絲毫有所私一行加敬性莊重嚴毅視志而交見人非違雖同

好不少饒至與其弟舍人公居怡怡終日未嘗見崖
岸歲戊戌佐宣嶺南母夫人卒於京口公以久闕定
省藥餌無所及摧慟成疾朞年而卒葬在先兆之後
艮坐坤向之原公娶忠州朴氏女生二女長適直長
鄭思晦次適童蒙教官李喜善生四子長曰尙哲平
安道兵馬評事其次光州使君曰尙迪尙攸其弟也

鰲城李恒福撰

行蹟

先生性度沉靜嚴毅識趣高遠讀書不以應擧爲急
講究聖賢之學餘事文章當時許以國器爲士林領

柚早年司馬又登第官至慶尚都事孝友出於天性事母愛敬備至燒突必親自點視嘗仕於朝公退必反面有時乘醺作嬰兒嬰母聲及索乳之狀母亦視若孺子遭喪哀毀過制以雜粥一小器僅支軀命未練羸病不救友愛深至待弟舍人犢如保嬰兒每月朔必省墓仍訪姑姊妹以為常睦遇宗族一出於誠家契清貧着敝衣不以為意且嫉惡如讐一日有淫穢之客隨他客叅坐去後即令撤坐席而焚之金安老用事之時以生員途遇臺官怒欲治之即面叱之曰爾輩不劾大姦欲治犯馬耶安老啣之後來仕路

蹉跎坐是也

月城李大旦謹識

外孫錄追附

先生二女長適直長鄭思晦次適童蒙教官李喜善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生四

子長尚哲平安道兵馬評事次尚吉資憲大夫工曹

判書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諡忠

肅號晩沙次尚迪宣教郎次尚伋兵曹參知 贈吏

曹判書諡忠剛

寧川書院上樑文

醇儒蔚興於一邦旣作士林之儀表盛德可祀於百世宜建祠宇之奐輪文運將亨衿佩爭賀恭惟四先生星濯東國玉挺南鄉繄竹溪之後昆鍾鶴江之淑氣志專儒術家聲不墜於肯堂孝爲行源親喪自盡於泣血當時碩德後日鴻名猗丙丁之嗣興實一代之英偉或嚴毅而峻整氣質暗合於伊川或和易而正平言論必本於講史喪致哀而斷盡居家之誠孝無倫忠斥邪而彫流立朝之風節可想又活溪英豪之崛起而粹質正學之有成孟齋之忠毋思之貞善繼

一家之業濂溪而下考亭而上遍參諸老之盡守顏
巷之簞瓢陋窮不渴弄邵窩之風月爵祿是辭堅一
間文獻之相承鵠匹休而並美爲多士景合之不替
幾聱牘而滌昏事業雖未展於經綸民彝庶幾可以
扶植顧千載生賢不數何十室忠信之多獲人傑於
地靈邁蘇湖諸彥之萁出燦奎璧於天上擬濂洛群
賢之並生允矣吾道之南實乃邦士之幸德行敢湮
於來裔崇奉宜腆於苾芬創新祠於舊鄉尊四老於
一室人不謀而自合德不孤而有隣始慮時詘而擧
嬴絀致天誘而神助不假州邑之財力爰卜縮小之

攸院士捐廩而役需豐人讓田而堂址廓拓綢繆變
塏之勝胥次正閭於平原趣神光斗牛之墟地望已
著於古縣山北來根本盛大宛對龜蒙水東會關絡
兮明忯接伊洛斯辨方而正位務揭虔而妥靈庶民
子來神功日就屹堅高之數仞敞玲瓏之八窓入門
墻而樞趍如承臯比之謦咳仰典刑而薰染允合士
子之藏修爰址宅基與天地而悠久嘉謨懿範同日
月而高明載舉脩樑先將吉語兒郎偉抛樑東曉霧
緪山瑞日紅想見春風和煦處玉樓金閣在層空兒
郎偉抛樑西零月清晨素影低甚得胷懷偏灑落兮

明主散露端倪兒郎偉抛樑南磅礴頭流刱宙叅元
氣不磨亘萬古彌髙剩淂在前瞻兒郎偉抛樑北哭
着衆宿環宸極敦倫何幸鑑柯存今日於家他日國
兒郎偉抛樑上倘蒙時雨潛滋養化機應識在冥冥
妙處休言是內象兒郎偉抛樑下諸杜庭闌氣騰慈
滿室龍裳薰邪穢除洋洋絃誦追游夏伏願上樑之後
人知矜式士淂依歸閙詩書禮樂之鄉作人材金玉
其質奉蒸嘗潔醑之祀遺風享億萬斯年

月城李以恂

寧川書院請額疏　丙寅四月初九日

伏以崇奬儒賢乃振起斯文之要道褒隆德行爲聳動多士之盛擧此實古聖王之遺意而我朝　列聖尤所用心者也豈不以斯文倡導係於儒賢而多士之矜式在於德行故耶然則儒賢之表著德行之純茂者久已爲鄕邦之所深慕公議之所尊奉而未蒙國家褒崇之典則其於振起聳動之意果何如哉

臣等所居道內南原地有祠宇焉卽故判官臣安處順都事臣丁煥舍人臣丁熿佐郞臣李大胤等四人俎享之所也盖處順資禀明粹聰警不羣自少已不

屑於擧子業厲志學問樂善好古持身則動遵經訓劄
事則一聽於義未嘗爲浮議俗論之所撓屈孝友之
誠出於天性早孤未及省顔爲至痛事母而以父咈
親志爲深懼無方之養極其誠意平居則或爲嬰戲
而悅之侍疾則嘗其泄痢而驗之及其居憂也饘粥
蹠水之節過於常禮處於土炕未嘗就枕夜必倚壁
毛髮盡爍雞鳴哭墓不避寒暑朝夕就廚手具饋奠
雨雪擁篲躬掃塋域三年之內常如一日焉是以故
儒臣盧禎贊其行比於高柴二連焉事其兩兄如事
嚴父視其諸姪無異己出常喜讀近思錄謂此書於

八道最要而板本罕有其赴任求禮之日陳請刊行以廣其傳本縣舊無宣聖廟遂相地而營建已聞儒化巳卯之禍罷歸田里終不得大用於世而其行誼之表表在人耳目者大略如斯矣煥燁皆　中廟朝名臣煥其兄燁其弟也兄弟制行甚高孝友俱至庭闈之間婉容愉色奉養無盡及遭母喪哀毀踰制因而成疾煥才及期而沒燁幾絶者數矣而得支友愛之篤寔為一時之冠則平生同居和樂怡愉未見其崖岸焉其同堂異室之制至今流傳基址宛然矣言其資禀學識則燁之為人莊重嚴毅迥出等夷少號

賢師學務踐實不以誦說爲事治身莅職內外斬新
人不敢干以私見人非違則雖在同好亦不少撓焉
當安老重權之日路逢臺諫峻斥其不能舉劾閹者
竦然熿之爲人忠誠端直始得家庭之訓終籍師友
之益言議文字本諸春秋遇事盡言凜然不撓　仁
廟大漸之時請入藥房參覩湯劑曰君父之病委之
醫官可乎其忠悃之出於至誠如此乙巳禍作之際
奸臣元衡使其門客夜抵熿家誘脅百端而絕之甚
嚴旣配絕島又囑私人來覘其意而熿以死自誓終
始拒卻操心俟命不變所履沈潛典訓所造益深而

沒於謫所竟未得展布所蘊其宗士林之至今嗟惜者也
大邑篤學力行不求人知於書無所不觀而專用心於
內事其偏母誠禮俱至家雖貧窶而甘毳必備喪哀
甚戚而禮亦稱焉三年廬墓朔望執奠其需未嘗笑語治家
不嚴而整藿藜屢空而亦晏如也　宣廟朝有奉命於湖
南者一見而知其為有道君子舉以遺逸文簡公臣成渾
亦薦之于朝始除參奉以母在之故强起應　命安陵
屢被　朝命力辭不赴甘以窮餓無所顧慕所守者道所
講者學真所謂隱居求志之士也歟聞　國家有亂
輒花告身北望痛哭其忠悃之篤有如此焉敦睦親舊

各盡忠意周濟窮急不問有無其信服於鄉里彌久而不替雖材氓蠢愚無不下馬於其墓於此亦可見其人之平生矣嗚呼此四臣之至行懿德可以師表於士林者如此正學高義可以維持斯世道者如此其天資之純美固已有卓然不可及者而抑其淵源師承之正有自來矣蓋豪順寔是文正公臣趙光祖道義之交與其攢受光祖之學而大豈則私淑於丁氏之門人者也遺風餘韻迄今未泯使南鄉章甫之徒稍知爲己之學而興聞絶遠之敎者茲四臣之功也多士之尊慕久而彌篤 國家之崇報在所宜先而祠宇之建于今六十餘載矣迄未蒙

恩額之旌此固臣等不敏之罪而亦豈非昭代一
大欠典耶恭惟我 主上殿下體祖宗之私訓念培
養之先務九條先賢之祠次第旌額以示崇儒重道
之盛意臣等欽仰 聖德鼓舞忻抃乃敢相率重趼
仰吁 天門而其所陳列四臣德行之梗槩者宗據
於鄉里長老之所傳誦先賢耆德之所撰述非敢有
一毫過飾之言也伏乞 聖明俯賜睿察 特命有
司錫以嘉命俾垂常祀之典以慰多士之望千萬幸
甚臣等無任瞻天祈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疏俱悉疏辭令該曹禀處

禮曹回啓

觀此生員金裕慶等疏辭則南原有祠宇即故判官臣安處順都事臣丁煥舍人臣丁熿佐郎臣李大邑等侑享之所也逮設院宇于今六十餘載而尚未蒙 恩額之典有此陳疏爲白卧乎所四臣之至行懿德可以師表於士林正學高義可以維持乎世道遺風餘韻迄今未泯多士尊慕之誠久而彌篤千里叫閽願得 恩額可見一方公共之論而營建既久且與疊設有間其在 聖朝崇報之道特 宣恩額以副其請未必不爲風化之一助是乎矣書院 賜額令

後勿許每每聽從事曾有成命自下不敢容議既內
辭緣今姑置之何如 啓 特為賜額丙寅四月十
六日同副承 旨申曅次知

賜額文 副修撰徐文裕製進

丙寅五月甲申朔二十三日丙午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都處亨諭祭于故判官安
處順都事丁煥舍人丁熿佐郎李大皀之靈
士貴篤行學本踐實世競騖華鮮有其質緬惟通判
行遵古訓根性孝友寔為基本志養之敬致哀之禮
感通神明二連同軌策名揚庭金馬石渠麗澤文正

君子得興士林禍煽同被噎媢超然獨舉不挫不污
悼道懸世絶意榮路德茂位細用不克究有待丁氏
行峻而清孝謹馴性剛方直聲治身制事斬〻有節
登朝不顯遺制毁沒華質長潛餘徽未沫亦越中含宣
其賢季學醇行修宗資乃兄屢揚金閣蔚有盛名遇
事蹇〻益殫忱誠早習春秋深究微旨立朝風儀根
據大義遘時危疑群奸搆禍忠良駢首桁楊吕擭遂
竄絶海危機日迫怡然若命玩心經籍癘土蓁〻卒
圽于謫不待百年冤洗官復曰惟貞外卓行可儀系
出名儒學源賢師篤孝出天悉循禮則克有其本充

積孚達蘊道婆娑樂彼衡泌幽貞粹潔烱烱雲月闇
然而章屢被旌弓名高德純藹然流風　中宣國際
儒學彬彬躬行善士有茲數臣昭焯在人永爲表式
瞻彼湖邑有祠翼〻　揭虔並享儼若齊光迄于累
禩祀典未遑衿紳聳慕彌久彌新封章請　額千里
叶閽茲遵儀郎寵頒華扁不眛者存庶歆禮奠

春秋享祀文

思齋安先生

學道愛人遭時不淑既明且哲孝思維則純德懿行
播在鄉里是崇是長香火千祀

檜山丁先生

經綸其志瑚璉其器誰之不如伊爾膴仕正直方剛
無斁於人於千百年享有精禋

澥軒丁先生

大徃小來君子道消氷炭難容受玦于潮守惟經濟
奈時之屯亮考其德功在斯文

活溪李先生

素履而徃朱紱方來樂只君子其德不回維持斯道
儀式後學千秋血廟俎豆是格

文集跋

右檜山丁公所著詩文摠若干篇公
也　靖陵盛際以文學進將大有施
為乃官不過五品年不滿中身從政
叅宗不甚著見黜公之歿垂二百餘
年而公之名不泯人到于今敬慕不
衰此曷故焉噫書云孝乎孝者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故夫子直斷之曰是亦爲政矣蓋仰公之事親也其養致樂喪致哀殆無愧於古所謂孝者又嘗爲同堂異室之制與弟游軒公居怡怡如也是公爲政寔先立乎其大者而制行莅事也以身以正家皆孝悌中推出來是宜令仰不家傳於後

無疑也位卑而德尊窮閻而名壽非
公之謂歟獨公之文不行於世識者
常恨之今幸於彌甥李氏之家得
舊藏一冊而游軒公後承旁搜遺墨
合成數編亟付諸剞劂代一羽之美
尚可以覩全鳳也讀籌庭之策且識
當世之盛覽朝天之錄且想觀樂之

盛至若吟詠諸什亦皆出於情性之正而壹唱三歎恍覩其人即是而公之政事文章又彬彬可見是烏可以寂寥殘爛而少之哉將公之名與斯集並壽其傳而要之恥沒世無稱者庶幾有所勸也

夫乙酉孟冬全義李基敬謹題

于卷尾

余閲叅奉丁君載興所著游軒藁跋後文有云檜山詩只有一首難以成帙附貼于此卷之末游軒檜山之弟而叅奉君卽游軒之嗣孫也間者南原宗人挺嶷及叅奉君諸沆庄兄弟以書

來曰吾鄕之寧川院字四先生
腏享之所三先生皆有遺稾之
刋行者而至於檜山獨無傳焉
此一鄕士林之所共嗟惜者今
者窮覓而得略干篇將入梓壽
傳俑亦遍求遺唾俾得寫卷且
章耳蓋吾祖忠肅公卽檜山外

孫而實尸府君之祀故以余異
於他宗而有是問其志誠可勤
矣余乃廣搜塵篋得胡天錄一
冊卽府君赴京日錄而下有外
曁時所著詩若干首持此而請
復于南鄉以爲合帙而鋟梓亦
以墓文諸作錄之其下體帙咸

備嘗豈非大幸也歟竊念我
朝人物之盛莫尚於　仁明之
際府君負才策名入堂隆洽將
大有爲卒錮於黨籍之禍終以
孝而沒身位不能稱其德學不
能成其志重以血胤絶世廟主
之托至歸於異姓之孫且天理

之難諶甚矣今幸殘爛遺篇得保於兵燹流傷之餘將傳示無窮期其亦有所待而然歟感歎之極叙此顛末以諗于院中諸君子

彌甥嘉善大夫敦寧府同敦寧碧珍李道普謹跋

書跋後

昔我先府君於乙未歲刊出
游軒先祖詩文而檜山李祖
遺稾所傳者只有四韻一首
而既載於游軒所撰譜序文
矣其他狀德之文有白沙所
撰墓表諸賢所記行蹟傳于

家牒故先府君以此二篇附
錄于游軒集卷末而已而慨
惜之心未嘗少弭於平日矣
於易簀之日戒不肖等曰檜
山已無血嗣矣其遺蹟之散
失於兵燹之餘者勢也而李
判書忠肅公旣是外孫奉祀

之家且必有巾衍々所藏而
昔日注復雖未覓來也後更
叩如有所得即爲入梓以廣
余未能之意以略干財留置
院中以備後日々費不宵家
命以來適求余鄉得登科策
一道於宗人家且書問于忠

肅之嗣孫同敦寧道普甫始
得朝天錄一冊及律詩數十
餘首合而成卷乃付剞劂而
刊布於世噫旁祖嗟噫之遺
終有所不泯而繼以遂先府
君之遺志斯豈非有時而然
歎涕泣濡筆以記顛末云爾

崇禎後三乙酉仲冬上浣旁孫

堣謹書